

親，愛

人物—

艾莉 17 歲，高中生，有著嚴重潔癖，看什麼東西都覺得髒，總不停的擦東西或擦手。
彗琳 14 歲，國中生，聰明，沉默不多話，喜歡閱讀。
怡萱 19 歲，大學生，天真傻氣、但又對事物很認真看待，最渴望愛情。
婉柔 24 歲，待業，精神狀態不是十分穩定，時而躁動，時而憂鬱。
艾莉母親 39 歲，公司主管，美麗又待人親切，工作能力也強。
彗琳母親 45 歲，家庭主婦，聒噪、愛熱鬧的女人，深愛彗琳。
怡萱母親 38 歲，心理醫師，溫柔穩重，注重家庭關係。
婉柔母親 49 歲，作文老師，堅強有韌性，是好太太，好母親，拼命付出不求回報。

備註（雖有八個角色，其實只有四個人在場上作演出，每個人都必須是女兒，但也演另一個人的母親。）

舞台場景—

一張長型白色餐桌放在偏右舞台，兩張白色椅子各別放在餐桌兩端。後方舞台則有個類似廚房流理臺或工作桌。（擺放碗盤餐具）

每一場除了人物和椅子的位置可做變動外，其餘皆不變，一景到底。

序幕

—燈亮—

艾莉坐在左舞台的餐桌位置上，艾莉母親則坐在右舞台的位置。

兩個人的面前都擺放著盤子，盤子上放著晚餐。

艾莉母親衣著光鮮亮麗，動作優雅的吃著晚餐；艾莉則是學生打扮，不停地拿濕紙巾擦著桌子和周圍。

艾莉母親：艾莉，今天在學校過得如何？有考試嗎？

艾莉：很好啊。沒有考試。

艾莉母親：那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嗎？可以跟媽媽分享嗎？媽媽想聽你說學校裡發生的事，那會讓我想起自己的學生時光。

艾莉：你聽我說完，一定不會想起自己的學生時期。

艾莉母親：為什麼不會？你就告訴媽媽啊？

艾莉：我今天，一整天都忙著把我的桌子用酒精消毒然後擦過一遍，椅子、文具、教科書都擦了。

艾莉母親：就只有這樣？沒有跟同學一起玩？沒有打打球、跑跑步，或是放學後一起去逛街？

艾莉：對，只有這樣。我不想和同學玩，我怕她們的手沒有洗乾淨，會有髒汙跟細菌。

艾莉母親：艾莉，妳怎麼會這麼想？妳再這個樣子，會沒有朋友的，女生不是就應該要有一群好姊妹陪在身邊，一起玩，一起逛街嗎？

艾莉：我就是不想。媽，我的書包又髒了，我等下要去洗它。

艾莉母親：艾莉，別再擦了，桌子不髒，妳的書包也不髒，改掉妳這個一直擦東西，奇怪的習慣好嗎？

艾莉：（停下擦拭動作）可是我覺得髒，我想要它變乾淨，我喜歡東西是乾淨的。

艾莉母親：但書包媽媽上個禮拜才剛幫妳洗過。

艾莉：我知道，我想再洗一次，我不喜歡身邊的東西讓我感覺到骯髒。

艾莉母親：算了，妳想洗就洗吧！記得洗完要拿出去曬太陽，不然會有霉味。

艾莉：好。

（一陣沉默）

艾莉母親：艾莉，等會媽媽有事情要出去一下，要跟朋友見個面，晚上妳自己在家可以嗎？

艾莉：（抽出新的濕紙巾，擦自己的身體）恩，我吃完飯，洗完書包，就回房間寫功課。

艾莉母親：艾莉...

艾莉：什麼事？媽媽。

艾莉母親：別再擦了！我看了真的覺得心裡不舒服。妳以前不會這樣的，為什麼忽然變得這麼奇怪？

艾莉：因為我現在發自內心地覺得，這個世界上的東西，全是髒的。

艾莉母親：潘艾莉！

艾莉：書包太髒了，我想現在、立刻、馬上就洗它。

艾莉起身，用濕紙巾隔著拿起書包，右舞台下。

艾莉母親望著艾莉離開後，神情落寞地整理桌上的餐盤，將餐具放回後方廚櫃。

艾莉母親拿起包包左舞台下，同時彗琳背著書包，手裡拿著本書上舞台。

彗琳拉開椅子坐下，專注地翻著書看。彗琳母親穿著睡衣走出。

彗琳母親：琳琳啊！（大聲地）妳回來了喔！吼，今天比較晚回家內，跑去哪裡玩了啦？女孩子喔！不要太晚回家！現在壞人很多，妳女孩子一個人在外面我都會很擔心，萬一妳被騙走了怎麼辦？我前幾天聽說那個3樓的張太太她女兒被一個網友騙出去以後就沒再回家過！我聽了都替張太太難過，琳琳啊，妳不可以亂交網友喔！

彗琳：去圖書館借書，還有阿母，妳沒買電腦給我，我去哪裡交網友。

彗琳母親：喔，對吼！我忘了我沒買電腦給妳。啊琳琳，妳去圖書館借了什麼書？小說嗎？還是漫畫書？阿母以前最喜歡看漫畫書了，可是妳阿嬤不准我看，我都會偷偷借了然後躲在被子裡頭看，結果妳阿嬤很厲害喔！這樣也能抓到。

彗琳：我不看漫畫書，那沒營養。

彗琳母親：不然妳在看什麼書？喔，好厚一本喔！是百科全書還是英文字典？

彗琳：（把書拿起來）恰克•帕拉尼克的惡搞研習營。

彗琳母親：什麼？什麼研習營？琳琳你想去露營喔？不好啦！野外都會有很多蚊蟲耶！還要自己燒柴生火煮飯，而且，幹嘛有家不住要去露營？它那本書是在教你怎麼過野外生活是不是？

彗琳：是惡搞研習營，不是露營。

彗琳母親：喔喔，惡搞研習營喔？我還以為是什麼露營教學書。阿這本書是在寫什麼啊？

彗琳：裡頭有23個短篇故事。

彗琳母親：短篇故事喔？（拿椅子坐到彗琳身邊）那琳琳，你唸一段給阿母聽好不好？最近的連續劇都不好看，阿母電視從第一台轉到一百台都沒有覺得好看的節目，除了那個東東購物頻道啦，可是看購物頻道的話阿母都會忍不住想打電話訂購，妳阿爸看到我上次買的足膜，就是脫腳皮的那個啊，他就跟阿母發了一頓脾氣，所以阿母現在都不敢亂買了。其他頻道電視又都不好看！琳琳妳唸書裡頭的故事給阿母聽好了。

彗琳：（沉默幾秒）

彗琳母親：琳琳，怎麼了嗎？妳不想唸故事給阿母聽喔？妳小的時候，都是阿母念床邊故事給妳聽的耶！唉，結果現在長大了齁，阿母想聽故事，妳卻不想唸給阿母聽了！

彗琳：（表情無奈地，書本翻到24頁）那不是一條蛇。

彗琳母親：（點頭）恩。

彗琳：是我的腸子給吸進了下水口。遊泳池的馬達每分鐘能抽八十加侖的水。力道大約在四百磅左右。而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內臟是連在一起的。如果我隨他去的話，馬達繼續作用，把我的內臟扯脫—

彗琳母親：（聽故事的過程表情由期待轉為驚愕）你看這什麼奇怪的書！腸子內臟都拉出來，我光用聽的就覺得痛死了！不要看這種書啦！給阿母給阿母，阿母要沒收！太不健康了！（伸手要拿書）

彗琳：（把書拿開）阿母，這是一種文字藝術。

彗琳母親：什麼文字藝術？阿母不懂什麼藝術的東西啦！妳看這些書晚上不會睡不好喔？他腸子都拉出來了耶！喔，好噁心，阿母我都想吐了。噁—

彗琳：所以我不想唸，是妳硬要我講。

彗琳母親：琳琳啊！妳就看點開心、正常的書吧！有很多書也寫得很好啊！像那個什麼什麼，叫瓊瑤的作家，阿母以前有看過她的書，寫得都很棒吶！而且後來不是還有改編成連續劇？還珠格格啊！你看這種種書喔，還不如看瓊瑤的，還可以學歷史唉！

彗琳：阿母，還珠格格是假的，沒這個人。

彗琳母親：喔，是假的喔！我還以為她跟那個紫薇都是真的格格唉！...唉唷，阿母知道妳很喜歡看書，可是有些書看了有礙身心健康。我不管，妳明天就把這本書拿去圖書館還啦！知道沒？

彗琳沉默，把書本關上，站起身要走。

彗琳母親：妳要走去哪裡？阿母在跟妳講話，妳有沒有聽進去？不要不理阿母啦！

彗琳：我回房間看書，阿母晚安。

彗琳抱著書本，下舞台。

彗琳母親：琳琳！琳琳啊！（望著彗琳離開的方向）唉，這孩子，越長大話就越少，像我一樣多好，多健談啊！（沉默一會）算了，女兒不理我，我看我還是回房間看購物頻道好了。

彗琳母親起身，下舞台。

怡萱腳步輕盈地走進，手裡提著便利商店購物袋，邊哼著情歌，不時轉著圈。

怡萱：喜歡你所有決定，溫柔的聲音，撥動我的心情，喜歡你撒嬌語氣，傻瓜的行徑，心慢慢的貼近，喜歡你寬厚背影，安定的氣息，溫柔包圍我的心，我相信一定有一天，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和你在一起。

唱完，怡萱拉開椅子坐下，並把購物袋裡的微波飯糰和飲料拿出來吃。

吃了幾口，電話聲音響起，怡萱從口袋裡拿出手機接起。

怡萱：喂，寶貝，怎麼了？我剛去買吃的啊，恩，我在吃了，你呢？有沒有吃飯？恩，我也很想你。什麼？你要來找我？我們下午才見過面欸！而且明天就又見得到了啊！恩，對啊，我媽咪應該等等就回家了。

怡萱母親手提著公事包和一袋購物袋上舞台。

怡萱：啊，我媽咪回來了，我們晚點再聊，再打給你，要想我喔！掰。（掛電話）媽咪，吃飯了嗎？

怡萱母親：還沒，今天在醫院幫幾個患者作心理諮詢，忙得沒時間吃，現在才要吃，那是妳的晚餐嗎？要不要跟媽咪一起分著便當吃？媽咪怕吃不完。

怡萱母親走到怡萱身邊的位置坐下。

怡萱：沒關係，我下午在外頭逛街的時候買了好多甜點吃，現在沒有很餓。媽咪，今天很累嗎？

怡萱母親：恩，現在的人似乎都過得很累很沉重，各種煩惱的事情都有。

怡萱：媽咪，別人的煩惱聽多了，妳自己可不能受到影響喔！

怡萱母親：媽咪已經習慣了，也麻木了，這只是一份工作，所以妳不用替媽咪擔心。

怡萱：媽咪妳的工作真的好辛苦。

怡萱母親：唉...下了班就別聊這個吧，對了，妹妹妳今天去哪裡逛街？

怡萱：喔，我今天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去了購物中心！育德啊！我有跟你說過他嗎？

怡萱母親：育德？沒有耶！妳只和我說過尚謙。我記得前幾個禮拜還有聽妳提起他，怎麼？換男朋友啦？

怡萱：恩，換了。因為我後來發現自己好像沒那麼喜歡他，而且交往的時候，雖然他對我很好，可是我就是覺得感覺哪裡不對。

怡萱母親：媽咪明白，愛情這種事，本來就說不準。我們女人，很多時候是靠著感覺在戀愛的。那這個育德呢？他讓妳覺得是對的那個人嗎？

怡萱：老實說，我也是很確定。他很難以捉摸，對我時好時冷淡，但他越是這麼對我，我就越是對這個人感到興趣。有時候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奇怪。

怡萱母親：我的寶貝女兒該不會有被虐傾向吧？對妳很好的男孩子妳不要，反而換了個會對妳冷淡的男朋友？

怡萱：哎唷，育德他也不是總對我冷淡嘛！只是偶爾，偶爾啦！而且我現在還那麼年輕，多談幾次戀愛又沒關係，這樣我以後也才會更清楚知道我要結婚的對象是什麼樣的男生嘛！

怡萱母親：妳唷，是不是真的很想結婚啊？老是把結婚結婚掛在嘴上的。

怡萱：當然想啊！能和心愛的人結婚，共組家庭，做個家庭主婦，照顧好丈夫和孩子，這就是我最大的夢想！

怡萱母親：...（停頓了會）小萱。

怡萱：恩，怎麼了媽咪？

怡萱母親：從小在沒有父親陪伴的環境下成長，這件事在妳心中造成了很大的遺憾嗎？

怡萱：...媽咪，為什麼忽然說到這個？

怡萱母親：我只是想知道，妳這麼渴望婚姻，渴望家庭，是不是因為媽咪沒能讓妳生長在完整的家庭？小萱，妳會恨媽咪嗎？

怡萱：（搖頭）沒有，媽咪妳別多想，沒有爸爸，但是我還有妳啊！想結婚，是因為我沒有其他特別想做的事情啦！真的只是這樣。

怡萱母親：（摸摸怡萱的頭）小萱，媽咪不反對妳交男朋友，只要妳過得開心、幸福，那麼媽咪都會支持妳做的決定，但一定要記得，保護好自己，不要受傷，好嗎？

怡萱：恩，我知道，媽咪妳別擔心。（手機響起，低頭看手機）

怡萱母親：男朋友打的對吧？快接吧！

怡萱害羞地笑，站起來接起電話，往右舞台下。

怡萱母親把便當蓋上，收進塑膠袋裡，起身往上舞台的工作檯走去，丟掉塑膠袋後同方向下舞台。

—燈暗—

婉柔進，她坐在餐桌上，腳垂放在椅子上，靜止不動。

稍後，婉柔母親由右舞台進，做了個開燈動作。

—燈亮—

婉柔母親：嚇！婉柔，妳嚇了我一跳，怎麼坐在桌上？這麼晚了為什麼還不睡？

婉柔：（轉頭望了母親一眼，又回過頭）媽，我只是在想事情。

婉柔母親：想什麼？

婉柔：我在想，人為什麼要睡覺？如果死了以後就能長眠，為什麼現在我們還要花時間睡？

婉柔母親：...人如果不休息，久了身體器官會漸漸衰弱。就像，就像手機的充電電池，如果它快要沒電了，就需要花一些時間充電，讓它保持電力，手機才能正常使用啊。

婉柔：可是媽，如果就像妳說的，充電電池沒電了，或是壞了，可以再買一個就好，那麼人如果離開了，不在了，他原本的存在意義是不是也能輕而易舉地就讓下一個人給取代？

婉柔母親：...婉柔，人不是物品，不能這樣比。現在真的很晚了，別想這些問題了好嗎？還是回房間休息吧！

婉柔：（語氣轉為不耐）我試過了，但就是睡不著，不然我為什麼這種時間要醒著坐在這裡想事情？

婉柔母親：那，要不要喝杯熱牛奶？媽幫妳泡好嗎？睡前喝杯熱牛奶也許能睡得比較好。

婉柔母親轉身走到工作檯拿杯子。

婉柔：（緩和）不用了，媽，妳去睡吧！我沒事，我也不想喝熱牛奶，先讓我一個人在這，等等我就會回房間。

婉柔母親：.....（沉默，站在原地不動）

婉柔從桌上下來，拉開椅子坐下。

婉柔母親繼續動手，背對著觀眾沖泡熱牛奶，泡完，走到桌前拉開椅子坐下。

婉柔母親：婉柔。（將熱牛奶遞至婉柔面前）

婉柔：媽，妳快回房睡吧！醫生不是說了，妳要睡得足夠才行，不用理我沒關係。

婉柔母親：妳現在這樣，我回了房間也睡不著。牛奶泡了就還是喝吧！好嗎？不要浪費它。

婉柔：（看了牛奶一眼，緩緩地喝一口）媽。

婉柔母親：想說什麼？我在聽。

婉柔：妳會不會覺得我很麻煩？我的情緒很不穩定，又總是愛問妳奇怪的問題，有時候，連我自己都討厭這樣的自己，但又不知道現況能如何被改變。我知道，我的存在帶給妳困擾。

婉柔母親：（伸手握住婉柔的手）我從來不覺得妳的存在會帶給我困擾，我只是很擔心妳，擔心妳會做傻事，也害怕妳會忽然消失不見。

婉柔：（抽開手）這不就是一種困擾嗎？因為妳太在意這個人，所以為她感到擔心受怕，可

是其實根本不需要，有一天，妳會死，我也會死，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在意我？反正最終我們都會不存在。

婉柔母親：但我是妳媽媽。妳是我辛苦懷胎十月生下的孩子，我的寶貝女兒，我怎麼可能不在意妳？

婉柔：有沒有可能只是因為妳剛好比較善良？有的小孩才剛生下來就被自己的爸爸媽媽棄養，有的即使被養大了也是活在家暴陰影下，甚至有的小孩從來沒被愛過就被自己的家人凌虐至死。媽媽，女兒，家人，這種情感看似堅固，根本隨時都可能破碎。

婉柔母親：（嘆氣）婉柔，為什麼妳總是要把事情往壞處想？

婉柔：因為我每天睜開雙眼看見的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多壞事情在發生。

婉柔母親：不是那樣的，這個世界還是有善良、美好的地方，只是妳沒有去發現。

婉柔：（低頭）也許吧！只是比起知道該怎麼去發現這世界的美好，我更想知道的是我究竟為什麼要活著。

婉柔母親：婉柔...

婉柔：（抬頭）媽，妳快點去睡吧！我想回房間了，牛奶我真的喝不下，妳幫我喝吧！

婉柔將牛奶推到婉柔母親面前，站起。

婉柔母親：妳要回房間睡了嗎？

婉柔：不知道，但我會乖乖躺著。不用擔心，我什麼事也不會做的，我保證。晚安，媽媽。

婉柔捏捏婉柔母親的肩膀後，離開舞台。

婉柔母親捧著杯子，看著婉柔離開後，又看著牛奶一會，喝下。

婉柔母親：這牛奶，都冷了。

—燈暗—

第二場

四個人或坐或站，各自有著不同的形態動作。（可運用餐桌和椅子。）

怡萱母親的角色須穿著白袍上場，但在演女兒角色時先脫下放置在椅背上。

當某個角色在說話和動作時，其他三位皆定格不動。

婉柔：我問過許多人，人究竟為什麼要活著，有些人回答我是為了體驗人生，有些人告訴我，是為了感受人與人之間珍貴的各種情感。但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必須被生下來，

然後去體會這些，在我死去之後說不定根本帶不走的事情。

怡萱：小時候，當我玩著芭比娃娃，我總是喜歡為我的娃娃換上新娘禮服，然後再幻想那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很渴望愛，渴望被愛、被珍惜，也渴望擁有一套專屬於自己的白紗，步入幸福的禮堂。

彗琳：（翻閱著書本）比起開口說話，我更享受這種深陷於書本世界的樂趣。

艾莉：（不停地擦拭周遭物品）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望著從碗口邊緣滴下的湯汁，我忽然難以忍受湯汁在桌面上所造成的油膩感，於是拿抹布試著把桌子擦乾淨，但是越擦，一種油膩的、骯髒的感覺越是強烈地朝我襲來，最後，我覺得整個桌子都髒了，我拿著抹布的手也髒了，我只好不停地洗手洗抹布，不停地重複，再重複。

婉柔：每次的生理痛，都會讓我有種『天啊！麻煩誰來把我的卵巢拿走好嗎？』的感覺，為什麼做為女生就該承受這樣的苦？這種時候，總會讓我特別厭惡身為女生的自己。

怡萱：媽咪常說，能有一個女兒陪著她很棒，我自己也這麼覺得。如果哪一天我結婚了，懷孕了，我希望我也能生一個女兒陪我，我會帶她去買漂亮衣服，每天為她綁不同的髮型，當她長大了，要結婚的時候，我可以為她挑選一件美麗的白紗，讓我的女兒做最美的新娘！

彗琳：（翻閱書本）我想擁有能和男生並駕齊驅的能力，無論是工作，或是腦袋裡的東西。

艾莉：都一樣，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一樣，只要乾乾淨淨的，什麼都好，不要有任何一點骯髒，髒的東西令我無法忍受...這裡怎麼還是擦不乾淨？（擦）

婉柔：我知道我的情緒時好時壞，媽媽因為這樣，和我說話時總是小心翼翼，可是其實，有時候我倒希望她能用最真實的態度面對我，她可以直接對我大吼大叫，責備我，讓我徹底明白自己做錯了，而不是順著我，因為我那些傷人的話在背地裡偷哭。其實，我希望她能把我罵醒，然後帶我離開。

怡萱：我沒有爸爸，這件事情媽咪從來沒有打算隱瞞。她告訴我，爸爸是因為不愛她了，所以選擇了離開。我不恨他們，雖然這樣的結局對我而言多少有著遺憾，但也正因為這樣，讓我更希望能擁有幸福美滿的婚姻，一個深愛我的男人陪我走到最後，我們一起養兒育女，而我深信那樣的未來不只能彌補我心中缺憾，也能讓媽咪分享到我的幸福。

彗琳：（翻書）阿母很吵，我覺得煩，但我不會真的對她這麼說，因為我知道阿母最愛講話給我聽，她喜歡說，那麼我還是會聽。（闔上書本）

艾莉：我沒有話想跟我的母親說，沒有。就算有，那也不重要了，只有我一個人在乎的事情，說了對事情也不會有任何幫助，與其想著有什麼話要對她說，我寧願先想，究竟要用什麼清潔劑，才能把這世界的骯髒事情都給擦拭乾淨？那些，不仁、不義、不忠、不倫！（將濕紙巾用力扔掉）

角色作轉換，場上四個人變為母親。（燈光跟著做轉換）

四位母親可改變位置和姿態以做切換。

婉柔母親：其實，我是個很愛哭，容易掉眼淚的人。還記得那時候醫生告訴我，我肚子裡懷的是個女孩，當時抱著老公，我開心地哭了，那是一種即將成為母親的驕傲與感動。摸著肚子，我感受得到婉柔她正和我共同呼吸，吸收我給予她的養分，她會一天一天長大，最後離開母體，成為另一個獨立、完整的生命。

怡萱母親：心理諮詢師每天的工作就是傾聽並給與輔導協助，可能也因為這樣，小萱從小就很依賴我，總是會把心事或煩惱告訴我，毫無保留的。我喜歡這樣的感覺，她讓我覺得，我不僅是個母親，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我們互相信任，也是彼此最重要的心靈支柱，陪伴著對方。

彗琳母親：（亂翻著桌上的書本）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我們家琳琳這麼愛看書，我跟他阿爸以前都是那種看到書就會想睡覺的人，結果現在琳琳每天都捧著書，連睡覺也要會抱著書一起睡...（看了幾頁書，搖頭）地心引力、宇宙的奧妙，阿到底是有多奧妙？（闔上）我們家琳琳不是我在說，她真的很聰明，學校考試都是前三名，可是有時候我反而希望她笨笨的，俗話不是都說，傻人會有傻福嗎？我只希望琳琳可以開開心心的，很有福氣，最好是不要只知道看書，放假的時候可以陪我一起去逛菜市場！

艾莉母親：事業上，我無庸置疑地是個女強人，擔任貿易公司的高層主管，每天要帶領數百名員工做事，而回到家，我自認為自己也做好了太太和母親的本分，老公工作繁忙，時常在公司加班到半夜，睡在公司也是常有的事，但不管我再忙，每天傍晚我一定會趕回家把家事打理妥當，並和艾莉一起吃晚餐。我以為，艾莉會因為我的陪伴而感到開心，可是艾莉對我的態度始終很冷淡，無論我怎麼試著和她說話，她總是只顧著擦拭她覺得髒掉的物品，不願意好好地看我一眼。

婉柔母親：妳們能想像嗎？生命是如此奇妙，當她還只是個小嬰兒的時候，她的腳，比我的手掌還要小，然後一天天的過去了，妳開始能明顯感受到她的成長和轉變，她學著坐起來，學著站立，學著走路，最後，她甚至長得快要比妳高，腳掌也大得多了。這不就是人活著的意義嗎？擁有那些能夠回憶的過去，還有等著我們體驗及感受的未來。至少，對我來說，能看著婉柔健康、平安的長大，就是最重要的事了。

婉柔母親下場。

彗琳母親：每天晚上上床睡覺前，我習慣到琳琳房間，不管她要不要，我會抱抱她，跟她說「琳琳啊，阿母要睡覺了喔！讓阿母親一下然後說晚安，快點！」，她每一次都會用書本擋住我的嘴巴，說她覺得這樣很畸形，可是我覺得這是一種愛的表現啊！而且，女兒不是應該都喜歡跟媽媽撒嬌嗎？。（思考狀）啊，我女兒該不會是自閉兒童吧？這樣不行唉，如果真的是自閉兒，我得帶她去看心理醫生啦！

彗琳母親著急地下場。

艾莉母親：我擔心艾莉，最近她厭惡骯髒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有時候，連洗澡她都要洗好幾次。每次問她，她也總是只回答我一句「媽，我很害怕髒。」然後就走回自己房間，她什麼話也不想跟我說，我也一直不懂得她心裡頭究竟在想什麼。（沉默一

會)或許，我可以為艾莉找個心理諮詢，幫助她找到問題的原因。

艾莉母親下場。

怡萱母親：愛情曾經是我的一切，為了愛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棄友情，放棄工作，直到我發現懷了小萱，那一刻，我才看清了我以為的真愛，事實上有多麼脆弱，不堪一擊。當一個人被傷得徹底，怎麼可能還會想要留在原地？於是最後，我搬離了那個傷心地，來到這個城市，獨立把小萱養大，從此不戀愛了，也沒有打算結婚，結果沒想到，現在小萱像極了當時的我，一樣渴望真愛，渴望婚姻。

怡萱母親將白袍穿起。拿了椅子坐在餐桌邊緣。

怡萱母親：下一位，曾彗琳，可以進來了喔！

彗琳由左舞臺上，做開門動作進來。

彗琳坐到怡萱母親側旁的位置上。

怡萱母親：彗琳，妳好啊，我是妳的心理諮詢師，大概就像妳們學校輔導室會有的輔導老師那樣，妳有任何話想說都可以跟我說喔！

彗琳：恩。

怡萱母親：恩，彗琳，最近妳和家人在相處上有任何問題嗎？有沒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或是爭吵？

彗琳：（搖頭）沒有。

怡萱母親：那很棒啊！那麼在學校呢？和同學相處融洽嗎？

彗琳：（搖頭）

怡萱母親：妳搖頭的意思，是處得不好嗎？

彗琳：不是。

怡萱母親：那？

彗琳：我覺得我很正常，是因為我太過安靜了，所以阿母要我來這裡做輔導諮詢。

怡萱母親：妳媽媽要妳來的？她覺得妳需要接受輔導嗎？

彗琳：恩，因為我一直看書，不常理她，她擔心我自閉症。

怡萱母親：妳媽媽一定很愛妳吧！所以才會這麼擔心妳。為什麼妳不常理她呢？

彗琳：我喜歡安安靜靜的，所以常常都是別人在說話，我安靜地聽，這是讓我覺得最舒服的相處模式。

怡萱母親：彗琳，妳覺得妳愛妳的媽媽嗎？

彗琳：（思考一會，點點頭）我只是不愛說話，並不是不愛家人。

怡萱母親：恩，我也相信妳是這樣，只是，就算不習慣開口說，妳也應該要試著用別種方式去回應妳媽媽，讓她知道妳不是自閉兒，也不是因為討厭她才不理她。

彗琳：.....恩。

怡萱母親：妳說妳很喜歡看書，對吧？

彗琳：（點頭）

怡萱母親：那妳一定也知道，很多書都有寫過，關於時間的流逝，自然萬物的變化。

彗琳：知道。

怡萱母親：妳是個聰明的女孩，我想妳會明白我要說的。

彗琳：（思考一會）我想我明白。

怡萱母親：那就好。妳還有什麼話想和我聊聊嗎？任何事都行喔！

彗琳：（站起身，搖頭）謝謝妳，不過我想回家了。

怡萱母親：恩，好吧！那我們諮詢時間就結束囉！要是妳之後想再來找我聊天，隨時歡迎妳。

怡萱母親也起身，送彗琳離開。

彗琳作勢開門前，回頭望著怡萱母親。

彗琳：妳的工作，是透過談話來治療人們的内心傷口，對吧？

怡萱母親：呃，可以這麼說。

彗琳：那如果是妳自己的傷口呢？也能治療嗎？

怡萱母親愣住，彗琳說完，點點頭後離開。

怡萱母親若有所思，表情落寞。她回到位置上，癱軟地倒下。

—燈暗—

第三場

—燈亮—

餐桌上，彗琳母親正坐著看報紙，一邊喝著茶。
彗琳由左舞台上。

彗琳：我回來了。

彗琳母親：琳琳啊！（慌忙起身，將彗琳拉到餐桌前坐）阿去醫院看得怎樣？醫師有沒有說什麼？妳到底是不是自閉症兒童啊？吼，妳都不讓阿母跟，阿母在家裡一直很擔心結果唉！

彗琳：我沒有自閉症。（拿起報紙翻閱）

彗琳母親：沒有自閉症？那為什麼妳都不喜歡說話也不喜歡理人？在學校沒幾個朋友就算了，連在家裡妳也不太跟阿母說話！

彗琳：（繼續翻閱報紙）

彗琳母親：（坐到彗琳身旁）琳琳啊，如果妳沒有自閉症，那妳怎麼在那裡待了這麼久，妳都跟那個心理諮詢的聊了些什麼？可不可以說給阿母聽？阿母也想知道。

彗琳：（無心地翻了兩三頁後，放下報紙）阿母。

彗琳母親：幹嘛？

彗琳：（望著彗琳母親）我從小就不喜歡講話。

彗琳母親：這個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會想說叫妳去看個醫生，看看是不是一

彗琳側身親了彗琳母親的臉頰一下，面無表情地。
彗琳母親嚇傻，一手摸著臉。

彗琳：就這樣。我回房間了，阿母晚安。

彗琳起身，往房間方向下場。

彗琳母親：等、等一下！琳琳啊！夭壽喔！十幾年了要她親我一下死都不願意，怎麼去趟醫院回來就變成這樣？喔（摸著臉頰，開心笑）自從她幼稚園畢業典禮之後就沒有再親過我了唉！要她去給那個什麼諮詢師輔導一下果然是對的！

彗琳母親起身，往同方向走去。

彗琳母親：琳琳啊！不要害羞啦！給阿母抱一下，快點！

慧琳母親下。舞台另一邊，艾莉母親上，她邊講著手機，邊走到餐桌旁坐下。

艾莉母親：（手機）不好意思，我想預約諮商時間，喔，不是我本人要的，是我想幫我女兒預約。

艾莉進，她低著頭想從餐桌後方走過。

艾莉母親：恩，下午時間嗎？好，好的，那我後天下午帶她過去，謝謝妳喔！好，謝謝，再見。（掛電話）艾莉，妳先不要回房間，過來坐，我有事和妳說。

艾莉：（嘆了口氣，拉開椅子坐下）什麼事。

艾莉母親：後天下午妳有沒有別的事情？如果沒有的話，我跟公司請個假，帶妳去做個心理諮詢好不好？

艾莉：（厭惡）為什麼我要心理諮詢？我讓妳覺得我哪裡有問題，需要被諮詢嗎？我不去，要去妳自己去。

艾莉從口袋拿出衛生紙，不斷地用力擦著桌子。

艾莉母親生氣地伸手抓住艾莉正在擦拭的手。

艾莉母親：不要再擦了！就是因為妳這個怪異的行為，我很擔心妳，但是不管我怎麼跟妳談，妳都不願意告訴我，所以我才想讓妳去接受諮詢輔導！

艾莉：媽，妳抓痛我了，可以放手嗎？

艾莉母親：（鬆手）對不起。艾莉，妳從來都不覺得妳這些行為舉止很奇怪嗎？這桌子不髒，就算它真是髒的，也沒人像妳這樣偏激地想把它變完全乾淨。妳以前明明不會這樣，為什麼最近卻這麼無法忍受骯髒？

艾莉：（低頭，拿著衛生紙的手握緊，緊到微微發抖）……反正我不會去，我沒有問題，我沒有！

艾莉母親：潘艾莉！妳到底要我拿妳怎麼辦？妳心裡在想什麼？每天洗六七次澡這叫沒有問題？每天反覆的擦這個擦那個這叫沒有問題？妳不願意跟我說，我都妥協了，幫妳預約諮詢師，讓妳跟她說，結果妳也不要，妳到底是一

艾莉：（大吼）要我去，妳為什麼不自己先去？比起我，更應該被諮詢被輔導的人，不是妳嗎？

艾莉母親：（站起身）妳說什麼？妳現在用什麼態度在跟妳媽媽講話？

艾莉：（也站起身，大吼）我說，因為就是妳讓我覺得這一切都好骯髒！因為妳！因為我的媽媽是個每天晚上背著女兒跟老公去汽車旅館和公司同事上床的女人！

艾莉母親：艾、艾莉...妳、我、我...

艾莉：（大吼）妳一直以為這個家裡沒人知道，可是我告訴妳，我就是知道了！妳藏在皮夾裡的旅館名片，妳手機那些沒刪除的備份簡訊，我越是知道一件事情，就越是感覺到這一切的骯髒和污穢！根本沒有東西是乾淨的，全是髒的，全都髒掉了！

艾莉母親：我、艾莉妳聽我說...

艾莉：妳說我都不願意和妳談，那是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有什麼好談，現在妳都知道了，然後呢？妳真的覺得現在這樣對我們，會有幫助嗎？我不會去的，該去的人是妳，因為我的問題根源，根本來自於妳。

艾莉往右舞台下。艾莉母親緩緩跌坐在地，失神。這時手機響起。

艾莉母親低頭望著手機，猶豫著是否接起，一會後，她慢慢起身，接起。

艾莉母親：（接電話，微微顫抖著）我、我們見個面好嗎？恩...現在。

艾莉母親拿著手機，低頭快步往左舞台下。

婉柔母親同時也提著菜籃從左舞台上。她走在工作檯，將菜籃裡的食材和物品一一拿出。

婉柔母親：婉柔，婉柔啊，妳在房間裡嗎？媽買了很多妳喜歡吃的東西回來喔！要不要出來看看？

婉柔母親：婉柔？婉柔？（略顯擔憂）

當婉柔母親擔心地轉身往右舞台走去，婉柔進，婉柔母親嚇一跳。

婉柔母親：嚇死我了。妳在家，那怎麼不回應？

婉柔沉默，手裡緊握著衛生紙，裡頭包著數顆藥品，走至餐桌坐下。

婉柔母親：呃...婉柔啊，妳今天晚餐有沒有想吃什麼？（走回工作檯，背對婉柔）我今天逛市場跟大賣場，買了很多材料回家耶！想不想吃糖醋排骨？還是三杯雞？啊！蒜頭炒蝦好像也很久沒吃了。

婉柔：媽，妳喜歡吃就好，我都行。

婉柔從餐桌上拿了杯子，倒了水。

婉柔母親：不行，我想煮幾道妳愛吃的菜。我聽別人說，只要能讓自己吃得好，也吃得飽飽的，這樣壞心情就會不見。我炒一道空心菜，蒜頭炒蝦，糖醋排骨跟蒸蛋好不好？我記得之前只要我做這幾樣菜，妳都會多吃幾碗飯。

婉柔打開衛生紙，倒出藥品，吃下。

婉柔：（喝完水）恩，我也記得，因為媽媽做的菜真的很好吃。

婉柔母親：那我就煮這幾道菜囉！等下我們一起吃，然後吃完飯，我們一起到外頭的公園散步好不好？今天天氣很好，不會太熱，而且多運動對身心健康才會有幫助，不要每天都悶在房間，這樣對妳不好。

婉柔：恩。

婉柔母親：媽媽一直很想跟妳說，有時候想得太多，只會造成自己的困擾，既然我們活著，就要好好珍惜當下，要樂觀一點，不要總是那麼悲觀。

婉柔趴在餐桌上。

婉柔：恩。

婉柔母親：不管發生什麼事，媽媽都會陪在妳身邊，妳要加油，撐過這個低潮，好嗎？（轉頭望著婉柔）

婉柔仍趴著不動。

婉柔母親：婉柔，妳累了的話可以先回房間睡一下，等好了我再叫妳出來吃。

婉柔母親走上前，到婉柔身旁。

婉柔母親：婉柔...（伸手搖搖婉柔的肩）婉柔，不要睡在這裡，不舒服...婉柔（越搖越大力）婉柔妳怎麼回事？

婉柔母親把婉柔扶起靠在椅背上，婉柔整個身子癱軟側倒。

婉柔母親：婉柔！（輕拍臉頰）妳怎麼了？妳不要嚇我！詹婉柔！

婉柔：（眼睛微開，神智不清）喔，媽，我沒事，我只是吃了藥，想睡。

婉柔母親：妳吃什麼藥？妳生病了嗎？為什麼要吃藥？

婉柔：我睡不好，就試著多吃了幾顆鎮定劑和安眠藥，沒有很多顆，不會死人，但是頭有點暈，好多東西都在轉。

婉柔母親：鎮定劑跟安眠藥？妳吃了幾顆？幾顆！

婉柔：十、十一顆，還是十幾顆？媽，連妳也變成好幾個耶，一直轉。

婉柔母親：（急忙地將水杯倒滿水）妳先不要說話，快點喝水，整杯喝完！（拿起手機撥打）喂，不好意思我想請問如果鎮定劑混著安眠藥吃，要怎麼讓藥效快速退掉？恩，好像有十幾顆，這樣有需要送醫洗胃嗎？恩，好，大量喝水嗎？好，我知道了，好，謝謝妳！（掛上電話）

婉柔：（水喝了一半，將水杯放著）媽，我想回房間躺著。

婉柔母親：（將水杯又交回婉柔手上）先把水喝完，還不夠，快喝水把藥效沖淡！…

婉柔：（水喝完）噃—我不想喝，我想躺著。

婉柔母親：（扶著婉柔起身，往右舞台走去）我扶你回房間，可是你還是要持續喝水，這樣還是太少了，藥會一直留在身體裡……小心，身體靠著媽媽。

婉柔母親扶著婉柔下。一會兒後，婉柔母親獨自走回餐桌前。

婉柔母親伸手拿了水杯和水瓶，難過地哭著。

—燈暗—

第四場

—燈亮—

怡萱母親穿著白袍，坐在擔任諮詢師時的固定位置，悠閒地拿著筆在紙上隨手亂畫。
過一會，敲門聲響起。怡萱母親抬頭。

怡萱母親：不好意思，現在是休息時間喔！要諮詢—

彗琳母親拉著彗琳，手提著一袋禮盒跑進。

怡萱母親：請問你是？（看見彗琳）彗琳？

彗琳母親：妳好啦！我是琳琳她阿母，我喔，帶她一起來跟妳說聲謝謝的啦！不好意思，阿我們沒有打擾到妳休息吧？

怡萱母親：（搖頭，微笑）沒有，不會打擾，只是，要謝我什麼？

彗琳母親：當然要謝謝妳啊！吼，妳真的很厲害耶！妳都不知道啦！前幾天我叫琳琳來跟妳聊聊天，結果一回家她就變了個人欸！雖然喔話還是一樣很少，可是現在她都會在睡覺前抱抱我，跟我說晚安。她以前不會這樣，可是妳幫我輔導她以後，她就變得比較貼心了，吼，我真的很感動！

彗琳：（有些尷扭地）阿母！禮盒啦！

彗琳母親：喔喔！對啦！（將禮盒拿給怡萱母親）妳看我高興到都忘記要拿給妳了！這是我跟琳琳一點心意，想請妳收下，我是不知道妳們那天到底說了些什麼，可是我真的很感謝妳啦！

怡萱母親：不用啦！彗琳媽媽，這本來就是我的工作，是應該的，而且其實我也沒有做什麼，是妳們彗琳很聰明，也懂事，知道媽媽妳很愛她，所以願意做點改變，妳不用

因為這樣送東西給我，這樣我很不好意思！（欲退還禮盒）

彗琳母親：（推回去）不行啦！這東西就是專程買來送妳的，請妳一定要收下！是我跟琳琳一起挑的，妳不收的話，我們會很難過欸！

怡萱母親：真的不用了.....

彗琳：阿姨，就收下吧！不然阿母會沒完沒了。

彗琳母親用力點頭。怡萱母親想了一下，點點頭收下。

怡萱母親：謝謝妳們的禮物。彗琳媽媽，我也很開心妳們的問題能得到改善。

彗琳母親：改善很多喔！真的很謝謝妳....喔對了，現在是妳的休息時間吼？那我們不打擾妳了，我跟琳琳先回去了，謝謝妳！再見！

彗琳母親點頭示意後，拉著彗琳匆匆離開。

怡萱母親望著離開的兩人，又望著手上的禮盒，笑了笑，正要走回位置上坐下。

怡萱進。

怡萱：媽咪....你現在有空嗎？

怡萱母親：小萱？妳怎麼會來？

怡萱：我、我有事想跟妳說。現在有時間嗎？

怡萱母親：等等就要開始工作了，不過沒關係，可以遲個幾分鐘，怎麼了？想跟媽咪說什麼？

怡萱：我好像懷孕了。

怡萱母親：（禮盒掉落在地）...妳說什麼？

怡萱：我一直不是很確定...但是昨天晚上我驗了兩次...結果都一樣...

怡萱母親：妳知道妳現在在說什麼嗎？

怡萱：我知道。我現在腦袋非常清楚，我來找妳，就是要告訴妳，這個孩子，我不會打掉。

怡萱母親：....是育德嗎？是他讓妳懷孕的？他知道嗎？是他說不讓妳打掉孩子的嗎？他要娶妳嗎？妳才幾歲？妳有沒有想過這整件事對妳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妳有能力照顧孩子嗎？

怡萱：（點點頭）他知道，他的家人都喜歡小孩，他們要我留著孩子，我自己也想，我想要這個孩子。結不結婚已經沒那麼重要了，我只知道他（摸著肚子）應該要有長大的權利。

怡萱母親：（嘆氣）我一直都明白妳渴望婚姻，渴望家庭，（大吼）可是事情的先後順序妳難道都沒個分寸嗎？如果那男的忽然反悔了呢？如果他們不要妳呢？養一個孩子不是鬧著玩的，妳知不知道？

怡萱：媽咪，就算她們不要我，我還是會留下他。就像妳一樣，沒有人想要我，但妳還是勇敢地獨自把我生下來了，不是嗎？

怡萱母親：我辛辛苦苦地把妳生下來，把妳養大，不是為了要看妳跟我走上同樣的路！單親媽媽很苦，我不要妳也經歷這些！孩子去拿掉，也不要再和那男的聯絡，聽見沒有！

怡萱：我辦不到。媽，妳自己也是一個母親，妳難道不懂孩子對我的重要性嗎？這是我的選擇，我的人生，就算會很辛苦，我也想看見自己的小孩能夠平安健康的長大！所以，請妳不要逼我。（轉身跑走）

怡萱母親：小萱！給我回來！小萱！

怡萱母親追至左舞台邊，最後又走回掉落的禮盒旁，低頭，表情慌亂無助。

一燈暗—

第五場

一燈亮—

**婉柔母親坐在餐桌一角，雙手合十，默默哭泣。
一會兒後，婉柔從房間走出，看見母親在哭。**

婉柔：（輕聲）媽.....

婉柔母親沒有理會。婉柔走到餐桌前坐下，手輕碰著母親的手。

婉柔：媽，不要哭。

婉柔母親：（抬頭）妳為什麼要這樣？昨天如果妳再多吃幾顆，如果我再慢一點發現，我是不是就失去妳了？（握住婉柔的手）妳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如果妳叫不醒怎麼辦？

婉柔：媽，我不是真的想自殺，我只是，忽然對眼前的一切都感到疲憊。

婉柔母親：那我呢？妳有沒有想過我的心情？我也好疲憊，因為我每天都在害怕妳會想不開自殺，更害怕的是我連妳為什麼想不開都不明白！到底是什麼事讓妳覺得活著這麼累？妳能不能告訴我？

婉柔：....媽，妳知道嗎？這是我這陣子以來睡得最安穩的一次，我覺得那感覺就像整整睡了一個世紀，一直到剛剛我睜開眼睛，走出房間，周遭一切都像是很久之前的景象，接

著，我看見你在哭，於是，我就醒了，從沒有過的清醒。

婉柔母親：（擔心的將手放到婉柔額上）你還好嗎？說些什麼呢？我聽不懂。

婉柔：（伸手握住母親的手）媽，這麼多年來，我幾乎沒見過你掉眼淚，不管你多難過，你總是躲起來不讓我看見，今天，因為我，你掉了這麼多眼淚，眼睛都腫了，我如果再不清醒一點，就真的太壞了。

婉柔母親：婉柔…

婉柔：媽，對不起，一直讓你擔心，給我點時間好嗎？現在開始，我會振作，讓自己好好的，不會消失不見，所以，請你不要放棄我。

婉柔母親：（微笑）傻孩子，你什麼時候看我放棄過你？

婉柔：（笑）如果我是奇怪的孩子，那你是一定是奇怪的媽媽，要是別人，很可能早就把我打死了。

婉柔母親：（摸摸婉柔的頭）肚子餓不餓？從昨天到現在你都還沒吃東西，想不想吃些什麼？媽煮給你吃。

婉柔：我想吃巷子口對面的那間湯麵，我們去吃，好不好？然後吃完麵，我們再一起去公園散散步，昨天我睡著了，沒辦法陪你去，今天補給你（笑）。

婉柔母親：（笑）好啊！那你先在這裡等我，我去房間幫你拿件外套，外頭有點冷。

婉柔母親往右舞台走去，拿外套。

婉柔：在昨天之前，其實我真是的一直在想，為什麼人要活著？可是現在，我想我大概知道答案了。能再看見媽媽的微笑，真好。

婉柔母親拿著外套走出。婉柔站起身。

婉柔母親：穿好了就走吧！去吃麵。

婉柔：（點頭，接過外套並穿上）恩。

婉柔母親挽著婉柔的手，兩人下。

一會兒後，艾莉母親由左舞台進，艾莉也由右舞台進，但艾莉一見到母親便想轉身走。

艾莉母親：艾莉！

艾莉：（停住，背對母親）有事嗎？

艾莉母親：艾莉…我們談談吧！我有話想跟你說。

艾莉：我沒話想跟妳說。

艾莉母親：艾莉！我跟他結束了，我們談過了，完完全全地結束了。

艾莉：這些事情，沒有必要告訴我，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又到底結束了沒有，我都沒有興趣再聽見。我說了，越知道一件事，只會讓我覺得更骯髒。

艾莉母親：對不起，都是媽媽錯了，妳要怎麼樣才肯原諒我？要怎麼樣才願意正眼看我？

艾莉：妳該要求原諒的，不是我，而是爸爸吧！

艾莉母親：……我跟你爸，早就分居了。

艾莉：（停頓一會，震驚地轉身）…什麼？

艾莉母親：幾年前，其實我們就已經協議分居，但是爲了妳，我們一直保持友好關係。我和妳爸，其實很早就開始過著各自的生活，我一個人照顧妳，有時候真的會覺得很寂寞，所以…所以…我知道發生這些事情妳會認爲全是我的錯，也覺得我該向妳爸道歉，但是我真正感到抱歉的，就只有妳。

艾莉：（仍處於震驚）……

艾莉母親：艾莉，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居然讓妳痛苦了這麼久，是我的錯，抱歉。

艾莉：所以究竟還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如果我什麼都不說，妳們又打算瞞我多久？這算什麼？結果我到現在才知道，原來爸爸他不是因爲工作太忙了所以不常回來，而是因爲他根本沒打算回來睡？這算什麼？妳們大人到底把孩子當什麼？我是傻瓜嗎？我不重要嗎？爲什麼妳們連一次都沒有想過要跟我說？

艾莉母親：我們不說，是因爲怕妳知道了以後會難過。

艾莉：那現在呢？現在這樣妳們覺得我就不會難過了嗎？（深深吸一口氣，吐出）我還能相信什麼？如果眼睛看見的都不一定是事實的真相了，我還能相信什麼？妳，還有爸爸，妳們都騙我，妳們沒有人和我說真話。（轉身要走）

艾莉母親：（著急，拉住艾莉）艾莉，對不起，真的對不起，媽媽不會再這樣了，我們全部重新來過好不好？沒有謊話，沒有外人，就我們兩個，拜託，艾莉，媽媽也只剩下妳了。

艾莉：如果這些話，妳願意早一點對我說，該有多好？如果妳能在我發現那件事以前，對我這麼說，該有多好？妳說，妳現在只剩下我了…可是妳知道嗎？我一直都覺得，我只剩下自己了。

艾莉母親：（愕然，鬆手）艾莉…

**艾莉下舞台，艾莉母親低頭望著雙手。
艾莉母親走進右舞臺，拿著行李走出。（角色轉換為怡萱）
怡萱正要從左舞臺下時，怡萱母親跑進。**

怡萱母親：妳要去哪裡！行李給我放下！妳哪裡也不准去！

怡萱：媽咪，我不想和妳吵架，也沒有要離開妳，我只是怕妳現在見了我就生氣，所以想留點空間給彼此，等你冷靜點了我們再談。

怡萱母親：小萱，妳的身體狀況從小就沒有很好，知道妳懷孕的事情，比起生氣，我更擔心的是，你的身體裡能不能多承受這麼一個小生命。

怡萱：妳要我拿掉這個孩子，對我就不會有影響嗎？

怡萱母親：……小萱，媽媽也不想這麼做，但這都是爲了妳好。

怡萱：（搖頭）小時候，同學們笑我沒有爸爸，笑我是私生女，這些話我從來沒有生氣過，因爲我知道妳一定會在我身邊，陪伴我，保護我。可是現在，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生氣，我氣妳不明白，我想保護孩子的心情，和妳當年不顧一切要生下我的心情，其實是一樣的。

怡萱母親：小萱……

怡萱：我知道妳心裡頭對我覺得愧疚，因爲我沒有爸爸，所以希望可以讓我過得更好。可是我真的不在乎那些事，我一直以擁有妳這個媽咪爲傲。我渴望婚姻，但比起完美無缺的婚姻，我更渴望的是，能夠成爲和妳一樣偉大、堅強的母親。我想像妳一樣保護我的孩子，陪著他長大。

怡萱母親：…（伸手撫著怡萱的頭髮）就算未來的日子會過得很辛苦？

怡萱：（搖頭，笑）我不怕。因爲我知道我的生命裡會有妳，還有他（摸著肚子）

怡萱母親擁住怡萱。

怡萱：媽咪，雖然結婚真的是我最大的夢想，但是就算沒辦法結婚，也沒有關係的，因爲我還是有妳跟孩子，我們三個人，也是一個家庭啊！一樣可以很幸福的，是吧？

怡萱母親：（點頭）對不起，媽咪不會再逼著妳做妳不願意的事了。只要妳真的覺得幸福，媽咪不會再阻止妳了。

怡萱對著母親微笑。

怡萱：媽咪，育德現在人就在外頭，（往外頭看）妳願意跟我一起去見他嗎？其實他有話想親自跟妳說。

怡萱母親：…我可以拒絕嗎？

怡萱：別這樣嘛！去聽聽他想說什麼啊，一下下也行。你想，如果他不想娶我，他可以逃得遠遠的，可是他沒有，他說他想等你願意見她，再跟妳好好地談。

怡萱母親：（想了會）……如果那傢伙敢不娶妳，我希望他永遠都不會來我們醫院看病，不然我鐵定叫人縫了他！

怡萱母親下，怡萱笑，追隨在後下。

一燈暗—

第六場

四個人分別坐在餐桌不同位置。個別做出吃飯或是看書等不同的角色動作以做區分。

彗琳：（翻書）故事像是結束了，故事也像是沒有結束，你現在看見的，都象徵一種真實。

彗琳母親：我們琳琳好有學問，講話都這麼深奧！（滿足而喜悅的，捏著彗琳的臉）

彗琳嘆氣，認命地讓母親捏臉。

艾莉：（用力擦著桌子）我愛她，但我想我們都離幸福還很遠吧！在我停止厭惡骯髒事物的習慣以前，在我們都學會釋懷過去以前。

艾莉母親：我辭了工作，把心力都放在家庭，我也報名了諮商療程，打算和艾莉一起。過去我虧欠艾莉太多太多，現在我想慢慢努力，再拉近我們的距離。（望著坐在對面的艾莉）

婉柔：媽媽，我會不會是外星人啊？爲了研究人類活著的動機才來的？

婉柔母親：那這樣我這個外星媽媽是不是很愛妳？不只陪妳一起來地球，而且還要防止妳那天又偷偷亂吃人類的藥。

婉柔靠著母親的肩，微笑，撒嬌。

怡萱：（摸著肚子）媽咪，今天育德陪我去醫院檢查，我們有看超音波喔！不過好小一點喔！寶寶還沒長大。還有，育德跟我決定先去辦公證，等寶寶出生了，再結婚，這樣合照的時候，也會有寶寶喔！很棒吧？這樣就是全家福呢！（微笑）

怡萱母親：我暫停了醫院裡的工作，專心照顧懷孕的女兒。做母親的好像都是這樣，不管孩子多大了，也不管她們做了什麼樣的決定，在母親的心裡，她們依舊是孩子，也永遠是我們最珍視的寶貝。

四人起身，謝幕。（終）

